

诗碑共证的真挚友情

郝岳才 文/图

傅山先生有五言律诗《悼高宇一》三首,其一:“只说高居士,蒙堂尚訢。揭来齋白意,当面试清差。生死要平素,然疑想不排。道场分卫日,痛减一人斋。”其二:“不作假名士,今成真古人。转时心匪石,居处率能鵠。短杖休扶汉,长宵黯向晨。坟头生草怒,遍野照愁燐。”其三:“不是讥兄腐,单怜野草情。难同鬼火熄,应学佛灯明。一点真丹性,三生业白灵。熟缘红土梵,来听诵经声。”自注:“腐草化为萤,偶拈之。恐不知者谓讥刺其腐,居士实不腐也。”

高宇一是何人,傅山为什么作三首五律悼念之?张耀先、丁宝铨诸本《霜红龛集》均如此注:“高名肖柴,邑南乡人,明诸生。”高宇一即高肖柴,一为名,一为字,是傅山先生同道挚友。其论据有二: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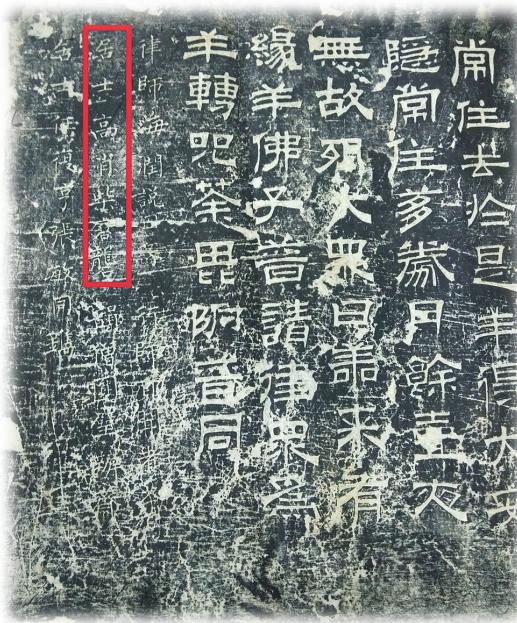
其一,高肖柴曾庋藏傅山先生诗稿,题之“国朝至宝”,并以“明后学高肖柴”之名作叙文。

此《国朝至宝叙》录之于张廷鉴《霜红龛集拾遗》抄本中:

乙巳岁,予侨寓红土沟毘尼院中,翻阅竺典,偶于红笥内见有残编一帙,展视之,乃青主先生所著诗稿也。忠义之气跃跃纸上,且异才奥学,一世无伦。嗟嗟,我国朝养士几三百载,恩至渥矣,而报国之士指不多屈。吾乡千里内外仅得先生一人,有先生而日月可以常明,河山可以增丽,吐奇毓瑞,赫赫两间,岂特耀兼城、夸敌国已哉!予得是集,如获佳珍,题之曰“国朝至宝”,洵不诬已,因而什袭捧藏,行住观读,恍如面晤先生,而昕夕承侍也。世有脍炙斯编者,思欲向予求购。予又焉肯重千金轻拱璧乎!则予于先生有深嗜焉,然亦天下后世之所同嗜也!

其二,高肖柴参与了傅山先生《茶毗羊记》碑刻相关事宜。

太原白云寺曾有傅山先生《茶毗羊记》碑,碑文讲述的是一只供羊跑入白云寺寻求庇护,尔后无疾而终,被视为佛子荼毗的故事。上世纪初东缉虎营建成傅公祠,此碑与傅山先生所书《天泽润公碑》《上兰五龙祠场圃记》,以及《宝贤堂石刻》《古宝贤堂石刻》《北周谯郡太守曹恪碑》《隋洛阴修寺碑》《唐炉神颂》《魏程哲碑》等碑碣,魏李僧元造像、魏陈神姜四面造像、魏母丘氏造像等造像,一起移入祠中。遗憾的是,历经战乱后,《茶毗羊记》《五龙祠场圃记》等碑石均不知所终。而在诸版《霜红龛集》与《傅山全书》中,《茶毗羊记》也仅录碑文,刻碑人



傅山先生《茶毗羊记》碑文

等信息一概略去。傅山先生这块碑,不仅有着较高的文献价值,也是隶书精品。所幸此碑广为清代以来书法界推崇,拓片得以留存于世。碑文后的刻碑人等文字计有三列,楷书“律师海润说因缘,行师口闻煮茶;居士高肖柴磨砻,韵僧圆壁办斋;居士任复亨、张敏同镌”。

由于史料缺乏,傅山与高肖柴的交往细节已难以求证,但通过上述分析,大体可以得出肯定的结论:高肖柴,字宇一,或以字行,名字一,明诸生,为明清之际阳曲县或太原县人。明时傅山、高肖柴并不相识,清康熙四年(1665),高肖柴以居士身份入居太原红土沟白云寺,无意间发现了寺中留存的傅山诗稿,珍之藏之,题之以“国朝至宝”,并作《国朝至宝叙》以记述。在之后的岁月中,常来常往于白云寺的傅山先生与高肖柴结识,并成为同道挚友,围炉夜话,抱团取暖,相互砥砺。白云寺发生一件供羊入寺寻求庇护的奇事后,傅山欣然提笔,以《茶毗羊记》记之,高肖柴与圆壁等参与其中,并承担磨砻之责,由碑刻名家任复亨、张敏合作镌刻上石,成就一段佳话。正是同道挚友的缘故,当高肖柴离世后,傅山先生作三首五言律诗《悼高宇一》。

C状物



山西博物院藏伯旅父簋

阿楠绘

馆记

多福寺

晓星

多福寺位于太原市西北24公里的崛围山景区之内。该寺始建于唐代,初名崛围教寺,明洪武年间重建,明弘治年间改名为多福寺。

经过一段时间的攀爬,我们终于来到了山顶,再往下走一段,多福寺静静地矗立在眼前。红墙碧瓦,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格外庄严神圣。

走进山门,便是天王殿,殿内塑有哼哈二将和四大天王,他们形态各异,栩栩如生,仿佛在守护着这座古寺。穿过天王殿,眼前便是寺院的主建筑——大雄宝殿。大殿宏伟瑰丽,面阔七间,进深五间,四周围廊,前后出檐均有明柱,屋顶四周琉璃剪边。殿内供奉着三佛四菩萨,中间是释迦牟尼佛,两边是药师佛和弥陀佛,普贤、观音、文殊三位菩萨分立三佛之前,另在释迦佛背后还有一尊倒坐观音。这些佛像和菩萨像,雕塑丰腴、线条柔晰,造型娴雅,表情祥和。

而大雄宝殿内最让人惊艳的,当属那84幅明代壁画。这些壁画分布在大殿的东、西、北三壁,以连环画的形式描绘了释迦牟尼佛的生平事迹。画面上,人物形象逼真,线条流畅,着色讲究,立体感强,生动地展现了佛教故事中的种种场景。

离开大雄宝殿,来到二进院,主体建筑藏经楼映入眼帘。这是一上阁下洞的双层复合体,六根大柱把上下紧紧连在一起,浑然天成。洞名乘息洞,阁曰文殊阁,洞门石柱上淋漓酣畅的墨迹为傅山先生手书,颇为珍贵。藏经楼东侧的红叶洞,是傅山先生曾经读书行医的地方。站在红叶洞前,仿佛看到了傅山先生在这里潜心研究学问、为百姓治病的情景,心中对这位明末清初的学者充满了敬意。

继续往后走,便来到了三进院的主建筑千佛殿。殿内供三世佛、四大菩萨,三面墙壁共有870多尊佛像,让人眼花缭乱。殿前的牡丹池内,原有500多年前的牡丹,可惜被毁,如今只留下了空荡荡的池子,让人不禁为之叹息。

多福寺,不仅是佛教文化的瑰宝,也是太原人民的骄傲。

一块钟山表

李清

整理物品时,看到一块静静躺在木盒里的老手表。那是40年前,父亲30来岁时买的。

这是一块由南京手表厂生产的“钟山牌”手表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钟山表风靡全国,成为国产五大名表之一,表盘上的“钟山”二字,成了那个年代朴素的荣耀。

那时父亲在乡镇企业当干部,大家生活水平普遍不高。当时城里的干部、国企职工手腕上悄悄多了块亮晶晶的手表,滴答声里藏着体面。这股风尚也慢慢吹到了乡镇。父亲工资不高,硬是省吃俭用攒了好久,才凑够了买表的钱。当时一块钟山表三四十元,还得凭票供应,父亲想了很多办法才把这块表捧回家。

这块钟山表有着简洁的白色表盘,没有花哨的纹饰,秒针末端嵌着小小的红箭头。钟山表的走时精度让人信赖,成了父亲上班、开会的可靠伙伴。

记得父亲买回表后,简直把它当成了珍宝。隔几天就会趁着睡前的灯光,小心翼翼地

捏着表把上弦。父亲还说过,在物资紧缺的年代,江苏省常拿钟山表到外省去换木材、煤炭,用于地方工业生产。特别是南京长江大桥建设时,通过“手表换钢材”,换回了许多建设大桥所需的钢材。听着这些故事,我越发觉得这块表金贵。

这块表的质量很好,父亲戴了十几年,表链磨得发亮,却从没出过大毛病。后来家里添了挂钟,手表渐渐不再是必需品。加上机械表总要上弦,父亲便换了石英表,把这块钟山表收了起来。又过了些年,手机普及了,戴手表的人越来越少,老式机械表早已淡出了日常,成了博物馆或旧货市场里的展品。

这块老手表除了金属表链有些许锈迹,表盘积了层薄灰,其他地方都完好无损。我用布把它擦干净,上好发条,指针竟然还能走动。我把它戴在手腕上,仿佛听见了当年父亲上弦的轻响,听见了厂里车床的轰鸣——那些藏在齿轮里的岁月,原来从未真正走远。